

阿姐說得在不在理

姚榮銓 姚 姚



讀《大公報》本月十九日一條似乎不起眼的消息，引題「西九委外國人任藝術總監」，主題是「汪明荃：港戲曲有合適人才」。編輯頗有意思用了兩幀照片一樣大，一邊是汪姐，一邊是剛委任的總監方美昂，照片配的說明：汪明荃對於由外國人領導戲曲藝術表示不滿。

據報道說，本月十一日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宣布委任方美昂出任「表演藝術總監」，她將會領導舞蹈、戲劇、戲曲，以及音樂和戶外等團隊。對此香港八和會館主席汪明荃表示不滿，質疑為何由外國人領導；她相信本地有合適的人才任戲曲的藝術總監。

儘管西九作了回應，在總監下有各個「主管」，還將設「西九龍戲曲中心顧問小組」，以及在不同範疇落實藝術顧問人選。但是，阿姐認為西九管理層背棄承諾，未為戲曲安排獨立的藝術總監表示不滿。她指出，戲曲是百分之百的中國文化藝術，為何由外國人領導，相信本地有合適的人才擔任戲曲的藝術總監。阿姐說得在



▲西九戲曲中心將於二〇一八年落成並啓用 資料圖片

蕭勞書法造詣高

高兆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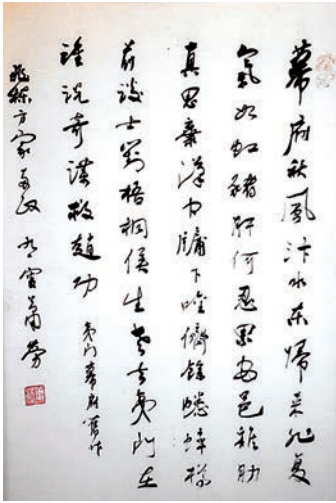


蕭勞（一八九六至一九九六年）字仲美，別名蕭齋、善忘翁，出生於河南，原籍廣東梅縣。一九二〇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文學系。蕭勞早年與任二北同出吳梅大師門下，詞曲兼通，功力深湛。平生吟詠不下數千首。晚年印行選本，僅有少數留存。然所作注重聲律、技巧。據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海外版》《蕭勞訪蕭勞》報道，蕭勞曾跟隨商震到南京，任江蘇督軍秘書；後任河南、河北省政府秘書，做過河北遵化、昌黎等五個縣的縣長，都是很有意思的「美差」；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但他始終不想發財，也從不取不義之財。當了多年「美差」，竟落得一貧如洗。「文革」中，紅衛兵聽說他家窮，也沒有抄他家。他也沒有受過其他衝擊。

一九八六年十月間，筆者隨團赴京參加紀念全國僑聯成立三十周年紀念活動，離開京城的前一天下午，特地到蕭勞新居拜望了他老人家，親眼所見仍是家徒四壁，證實了後來記者所言非虛。

蕭勞先生是中央文史研究館資深館員，書法功力，造詣極高。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周一），筆者應

邀參加了在港舉辦的「榮寶齋百年藏品展覽」開幕式活動，見到了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全國政協常委、時任中央文史館副館長（後任館長）啓功先生（時年八十二歲）。在與啓功先生交談中，筆者提及蕭勞老先生送我兩幅書法，其一是七律詩作。啓功先生當即說道：「蕭勞還健在，但聽說中風之後，腦子不大好使了（九十八歲高齡）」。網上有一張照片，啓功先生曾親至蕭齋，探望蕭老。蕭勞另一幅「八閩馳聲」中堂書品，彰顯勉勵之意，只是筆者從未懸堂掛壁，自勉而已。



▲蕭勞《吏門幕府舊作》七律詩書法

何妨作曇花

姚 船

雅的花

雅的花很難公開展示。後來到加拿大，夏日到處都見五顏六色的鮮花，在公園，在街心花園，在商場，在民居門前屋後……我也開始學種花，但卻沒有想到曇花。只是在那年春天，到我媽媽住的老人大廈，忽見她房間窗台上多了一小盆有五、六片葉子的曇花。 she說是朋友送的。朋友告訴她，曇花很美，也很容易種，剪下一片硬葉，往土裏一插，澆澆水，就活不來了。她叫我也剪一片回家試試。

想不到曇花有如此頑強生命力。家裏的曇花茁壯生長。葉子又長又厚實，成鋸齒狀，葉緣四處長出新的嫩葉，恣意伸展。只兩年，曇花開了。那從粗陋硬葉長出的花朵，竟如此妖嬈迷人！我忽地聯想起一部動畫片的名稱：《美女與野獸》。

那天晚上，我給媽媽打電話，說開車接她來看曇花。她回過。她回過，這麼晚了，別來回折騰，明天再說。明天？花謝了。那你拍個照片。幾天後，當我把曇花的照片拿給她看，

她很高興，說活了六、七十年，還沒見過。滿臉皺紋溢滿笑意，不斷讚賞，又慨嘆她放在窗口的曇花，可能因澆水太多而枯萎。我說，等明年曇花將開時，我把整盆拿來。她忙擺手。自己親手種的，看了才爽意。你留着，我會再種。可惜一直到她謝世，她並未再有再種，也沒有親睹俗稱「月下美人」曇花的芳香。

前幾年，幾位文友到我家小聚，偶然看到曇花照片，稱讚之餘，問我何時再開花，大家一齊來觀賞。我笑着回答，早送給人家了。原來這裏冬天太冷，冰天雪地，放在後園的曇花要搬回室內，等初夏再拿出去。幾個春秋，曇花長成一人高，枝葉橫斜，雜亂無章。自己力所不逮，搬不動，就讓它留在客廳角落。想不到缺乏陽光雨露，它整年不開花，只顧綠葉向四周竄。最終我把這盆大曇花送給喜歡它的朋友……

可惜啊！文友慨嘆，再種一盆吧，開花時我們都來欣賞。我答應並付諸行動，向另

二人世界

小 雪

「必須的！」

儘管保羅的爸爸是英國意大利混血兒，媽媽是純正法國人，長年在巴黎生活，他們的生活方式還是典型「法式浪漫」。其中很重要的一點，便是必須定期安排二人世界。

我還記得跟保羅家剛認識不久的時候，有一個傍晚，保羅來到我們家找兒子玩。保羅說：「我只能玩十分鐘，就得回家去了。」

「是的，差不多是晚飯時間了。」我看了看鐘，差十分六點半。不過法國人吃飯一般比較晚，他們家經常是七點才吃飯。

「不是的，我的爸爸媽媽今天要出去吃飯，所以我必須要早點回去。」

「你們不一起去麼？」

「不，因為今天是媽媽的生日。」

今天是媽媽的生日，所以媽媽和爸爸出去吃晚餐二人世界，不能帶上小孩。這樣的邏輯我一邊努力的「消化」，一邊也有我的擔心：「那你和你的姐姐兩個人自己在家麼？」

「哦不，會有一個保姆六點半就會來的。」我點點頭。保羅說完便趕緊抓緊時間去和

兒子玩耍去了。我依然在思考父母生日的時候過二人世界，請保姆在家帶小孩這個事情，可能世界上真的只有法國人會這樣做了。

如果一定要說個「情有可原」的理由，便是相當多的高檔法國餐館不接受小朋友就餐，特別是那些米芝蓮星級餐館和那些名廚的烹飪體驗店。這也可以理解，他們為的是保證所有人有最好的就餐環境，再加上體驗菜單往往需要三個多小時才能吃完，所以算是善意的謝絕了容易吵鬧的小孩前去就餐。

自從有了兩個小朋友後，我和先生的生日也好，結婚紀念日也好，再也從來沒有過二人世界。於是這個夏天，我們的結婚紀念日，我便找來了一個保姆，讓她幫忙看管兩個小朋友吃晚飯和睡覺，大約四個小時的樣子。

保姆大媽來到我們家，和小朋友們熟悉以後，便讓我們放心的出門：「祝你們紀念日快樂！二人世界愉快！」大媽招招手，「我相信這一定不是你們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大媽眨眨眼，臉上堆滿了笑。

飲茶・剪報及其他

——劉以鬯夫婦瑣事

黃東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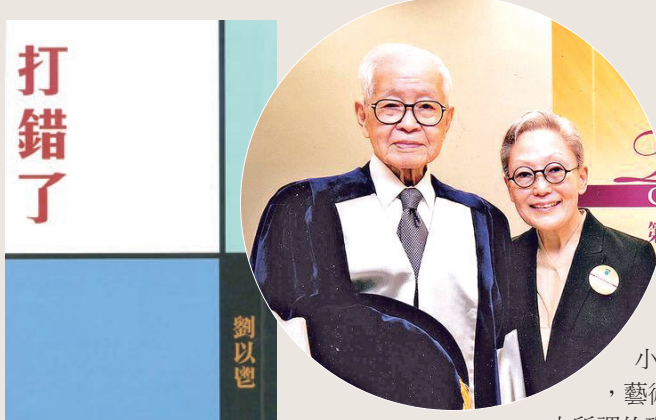


出版香港純文學之寶劉以鬯一系列著作的機構經常接到要採訪劉先生的電話，人一旦出名，追蹤者衆。藝人是如此，作家也是如此，當然作家不像藝人被狗仔隊「圍捕」得那麼厲害，其中的目的更是千差萬別。

當然，香港資深作家劉以鬯也是凡人而已。最幸運和爲人所稱道的是，他無病無痛，一直到前兩年，才肯坐上輪椅，由家庭護理推着他走。多年前，我們每每出他的新書或再版他的書，總是會不定期地相約一起到茶樓飲茶。他和夫人羅佩雲一起來，來去都是靠腿自己走。有次我們稱讚他身體好，腿還那麼管用，他好開心，突然站起來，在茶樓的通道上來回走了十幾步給我們看，那種歡喜，真應了一句「返老還童」。那時，劉以鬯每次喝完下午茶，已經是將近下午四點了，劉太會讓劉先生「自由」，任由他自己去走走。一般劉以鬯會到各商場走走看看，運動運動，四處逛逛兩個鐘頭，到了六七點，劉太太囑咐他在快餐廳自己吃過晚餐才回到家裏來。[劉先生每天都可以走兩個鐘頭]的故事很快傳開，主要在那兩個鐘頭內，除了這家書店看看，那家書店看看，有時他還喜歡買一些漂亮的利是封。這「下午散步」的時段，不時會遇到熟人，於是也就傳為佳話，都知道他下午有散步兩個小時的習慣。

除了爲出版事宜飲茶，由於劉以鬯年紀越來越大，熟悉他們的各方朋友都喜歡爲劉先生慶賀生日，包括到茶樓飲茶。請者知道劉以鬯夫婦喜歡吃蛋糕，都不忘買蛋糕、拍照、合影，熱鬧一番，劉夫婦倆都很高興。

人人都說一個成功出色的男人背後不能沒有能幹的女人，名作家也是這樣。劉太羅佩雲更是做得盡責，除了喝茶，參加各種會議、研討會、講座、簽名活動、接受頒獎、任主禮嘉賓等等，少不了左右陪同。在出書方面，劉太更成為劉先生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劉先生幾十年來寫了幾千萬字，可是他出書時始終嚴格挑選，迄今較重要的、已經出版的不到二十種。最初出版的都是他認為「娛樂自己」的純文學作品，如長篇《酒徒》、《對倒》、《島與半島》、《他有一把鋒利的小刀》等這些經典，慢慢需要不斷「開發」，從以前在報紙上連載的大量連載小說「擇優而出」，而且每一次，劉先生都需



▲小小說集《打錯了》受年輕人歡迎 資料圖片

要對那些字數龐大的連載小說進行大刀闊斧的刪節，如《對倒》的最早連載字數差不多都有五十萬字，經濃縮，最初有個兩萬多字的版本，後來再恢復到十幾萬字的版本，好幾本書都是那樣。到了這十幾年，他的年紀漸漸地大了，開始淡出，劉太代替了他，在挑書稿方面擔任了重要的角色。廣州花城出版社曾經在改革開放之後出版過劉以鬯的短篇小說集《天堂與地獄》，與劉先生於一九五一年由海濱圖書公司出版的《天堂與地獄》同名（內容不同），當瑞芬代表獲益出版社向劉先生表示願意重版的時候，劉先生交來的是海濱版本的《天堂與地獄》。二〇〇七年這一本書跨越了五十八年的時間再版了，最妙的是連封面也和半個多世紀前那個版本一模一樣，也是綠白為主。在這本書之後，多數書稿都靠劉太太羅佩雲的努力，從那些「浩如煙海」大書報中、尋覓、撿拾和處理出來，有的當時已經剪存入袋了，只是堆積在一起，尋找需時。劉先生劉太太處理家中的書報，大部分捐了出去，只剩下那些當年在各種報刊寫的大量的短篇和連載小說，其中有不少就是當年他自己稱為「娛樂別人」的小說。給我們印象最深的是他每次將未曾出版過的集子出書，總是要改、刪，將他認為的水分和重複的部分刪除。但尋找的功夫，全要靠劉太太。未出過書的有以星馬為題材的《熱帶風雨》、以吧女生涯為題材的《吧女》以及以馬來語（與印尼語相同）「村莊」為書名的《甘榜》，還有以香港的居住問題和故事為題材的《香港居》，沒有劉太，就沒有這些書的面世。有的，還靠了一些研究他著作的人都協助。這些比較後

◀劉以鬯夫婦鶼鶼情深 資料圖片

期出版的單行本，有長篇，也有中短篇，在以前，劉先生總是說是「娛樂別人」的，但只要仔細地閱讀過和認真辨別，就會發現，劉以鬯的這些寫實連載小說，時代感和社會性都很強，藝術技巧也精彩紛呈，比現代不少所謂的現代小說還好，因此所謂「娛樂別人」、「娛樂大眾」的小說，只要經得起時代的考驗，其實慢慢地也演化成不朽的文學經典。中國的幾部經典名著，當年被稱為不折不扣的通俗文學、民間的說書人的本子，歲月有情，經過時間的淘洗，是金子最後還是要閃光。我們要感謝劉以鬯在他的年輕時期寫得那麼多而快，也要感謝劉太勤於從家中像「百寶箱」一樣的故紙堆挖掘出那麼多劉先生的文學寶貝。有的雖然純粹為「稻粱謀」，但同時也具有了恆久文學的價值。

說到簽名，有些小事我們可以看出劉先生的謙虛。二〇一〇年七月香港書展將劉以鬯先生選為首位香港書展年度作家，並配合了不少與他有關的講座、對談，那時他的書已經出版了多種，擁有了不少讀者，那陣子掀起了排隊買他的書、並請他簽名的熱潮。然而，回溯在香港書展初期那幾年，我們當時在以年輕人為對象的展館也擁有攤位，約他來簽名，他卻說，他的讀者年紀都偏大，年輕人大都不知道他。結果爆了大冷門，排隊買他的書求簽名的幾乎都是年輕人。自二〇〇〇年起，劉以鬯的書至少出版了十二種，其中《對倒》足本、小小說集《打錯了》影響最大，《甘榜》、《香港居》等也受到歡迎和好評。然而，那樣一位資深老作家，寫了不計其數的作品，卻從未見他吹噓和標榜所寫字數有幾千萬字。劉先生從十七歲開始創作，創作年齡至少已在七十年以上，寫的是那麼多，願意整理出書的是那麼少！從中可以看到他那種「樹老枝驚」、謙虛謹慎的精神。

劉先生在為讀者簽名的時候，劉太太經常在一側協助他翻書頁，那種鶼鶼情深、形影不離的情景感人至深，足以稱為文壇夫婦楷模。



曇花，有一個富詩意的名稱：「月下待友」。也有一個帶貶意成語因它而起，叫「曇花一現」。

曇花美麗，清高而帶點傲氣，不在陽光下炫耀，不與群芳爭艷鬥麗，深獲文人墨客欣賞。但它的花期實在太短，只有幾小時，而且只在夜間開放，令人惋惜，也被人詬病。

知曇花的人很多，不過，作為曇花之「友」，在月下與它邂逅的人卻較少。遠在讀中學時，我已經在作文造句中用上「曇花一現」一詞，而真正觀其花容，還是參加工作幾年後的事。

一天，採訪一個先進人物典型事跡後，我揹着舊式的雙鏡頭反光相機和手握式閃光燈回到單位，剛巧碰到一位領導。他悄聲對我說，家裏朋友送的曇花今晚會開，你有空過來照張張相。並囑咐不要太早。當我騎自行車到他家時，天台上灑灑淡薄的月光。看着那碗口大、白燦燦的花朵，我有點驚愕，多美的曇花啊！不過，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那個高唱「戴花要戴大紅花」的時代，素白淡



▲曇花清高而帶傲氣

外一位朋友剪了兩片葉子又種起來。今年多倫多天氣暖和潮濕，曇花長勢很好。我知道它的花都是從老葉上長出來的，遂絡繹把新葉剪掉。這一招管用，踏入初夏，十幾個小花蕾冒出來了。

花蕾一天天見大。粉红色的花莖像天鵝彎曲優雅的脖子般，托着十幾公分長梭子型的大花蕾，煞是好看。等花蕾尖端有了小裂口，露出白色花瓣的時候，我知道十個含苞待放的花蕾中，有七、八個當晚會綻開，忙

打電話給那幾位文友。哪知道，因時間太匆迫，他們抽不出身，異口同聲說，拍照片傳過來，錄影更好。

這次輪到我慨嘆了，可惜呀！當晚曇花怒放。拍完照，我和內子興之所至，索性坐在後園賞花了。清幽的月光下，曇花潔白純淨的白色絲條花瓣，圍着一束頂端有黃色小圓點的花蕊，像在輕盈起舞，柔情萬端。不遠處花園中的各式鮮花，在夜色中似乎顯得暗淡無光。因為這一夜，這一刻，是屬於曇花的。

思維隨着淡淡的花香和清爽的微風擴散，想不到三次為曇花拍照，時光竟然流逝了近乎個世紀。人生歷練，似乎對曇花有了進一步認識。曇花依然不變，依然美麗。不過，曇花被人記住，往往是那匆匆而來，急急離開的獨特行徑。至於它甘於寂寞，不與群花爭短長；不在陽光下炫耀，寧願在夜晚中冷靜展示的個性，就只有少數文人墨客在歌詠了，並沒有被更多人稱頌。

在這個拜金思潮氾濫，浮躁情緒四溢的現實世界，曇花品性中那些好的特質，不也值得我們思考、借鑑嗎？人啊，學學曇花不爭鋒，又有何妨！